

漫畫界的黃老邪

「神鵰俠侶」漫畫作者黃展鳴

上天對黃展鳴可真不薄。

在芸芸華人作家之中，他獨愛倪匡與金庸。上課時候看得最多的並非教科書，而是放在書枱下的倪匡科幻系列和金庸武俠小說。

畢業後決心當個漫畫家，幾年之後，出版社竟自動送來「衛斯理與白素」、「天外金球」、「神鵰俠侶」、「射鵰英雄傳」等漫畫版權，要由他編繪。要完成一個心願原來可以這般容易。



小傳



一九六六年，黃展鳴在新加坡出生，算起來今年剛好三十而立。

在六十年代出生的小朋友，大都看過「超人」這套日本月集，黃展鳴更是深受影響，還記得讀幼稚園時，第一個學到的英文生字並非 Apple，而是 Ultra-man，因為他從報紙中找出這個字然後按時候扭開電視機睇「超人」。

看得多自然喜歡畫他兩隻，小展鳴從學畫「超人」開始，便一直有「作品」面世。別的孩子正為升中試而苦讀不休，他卻繼續畫自己的連環圖，以供同學解悶。

自言對考試這回事有點天份的黃展鳴，學業成績一向不差，上課時候喜歡「畫公仔」和睇金庸武俠小說，卻又因連年升班，老師也奈何不了他。

畢業後，於八九年間自資出版科幻漫畫「星界」，由繪畫到打

字以至宣傳發行「一脚踢」，可惜叫好不叫座，還欠了點「私己錢」。

意外收穫卻是得到出版社老闆的賞識，替他出版了兩本著作；九三年更獲得台灣「尖端」出版社的青睞，聘以全職身份編繪新作「星際行」，令他的作品能衝出新加坡，步入台灣。

更讓他興奮的是，九十六頁「星際行」的稿費竟高達一萬元（新加坡幣），這筆稿費對當地人來說已經是一宗奇聞。

其後他更獲倪匡授權繪畫「衛斯理傳奇」，並率先在香港的「星洲周刊」連載，並由博益出版社買得版權，以單行本形式在香港發行。

去年十一月開始，黃展鳴又接受了另一新任務，就是繪畫他最欣賞的金庸小說漫畫版，「打頭陣」的是「神鵰俠侶」，共分八集以雙月刊形式推出。本報更榮獲全球首刊權，每天連載八頁以饗讀者。



但漫畫也會帶給他無比痛苦。起初當個窮漫畫家時，試過一天只能吃一個麵包維生；也試過連續兩年因忙於趕稿每天只能睡兩個小時；後來更因操勞過度引致雙手發抖得不能寫稿，每天要吃廿多粒藥丸……

天將降大任於斯人，必先勞其筋骨，熬過了，便成功了。

幸運是我

黃展鳴的「口頭禪」是：我幸運。金庸、倪匡都是他從小拜讀的偶像，他們的小說雖已看過無數遍，但是一看再看仍是津津有味。長大後成了漫畫家，竟有機會讓他先繪「衛斯理」後畫「神鵰俠侶」，他解釋這份機緣為：我幸運吧！

出版社原定計劃先出「射鵰英雄傳」漫畫版，便吩咐黃展鳴盡快設計郭靖黃蓉等人的造型並交給金庸過目。其後計劃有變，最後決定以「神鵰俠侶」作先鋒，他又連忙趕畫另一批造型，金庸看罷即表示 OK，更不作任何修改。黃展鳴又說：我幸運吧！

說幸運可能是謙虛，就算是事實也只是真相一部份，說到底還需有人為因素支持。

黃展鳴體內那股青春反叛、不易認輸、不守規矩的性格便是最佳的人為因素。

「所以嘛，我說自己的性格實有點像楊過與黃老邪（黃藥師）！」

「老邪」性格

「起初我說要當漫畫家時，身邊的親朋好友都說我是「傻佬」！因為新加坡的漫畫市場實在太細了，三百多萬人口之中有馬來西亞人、印度人……餘下的華人又不多看漫畫，因此要生存便需衝出新加坡。這樣做卻又與日本、台灣、香港等地的漫畫家作正面較量，所花的努力何止以倍計！」

黃展鳴卻對自己的漫畫充滿信心。只要認為是對的事，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做，而且是必無反顧一股作氣的做。就如他學畫的過程一樣。

永不言敗

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與香港有點不同，學生升讀中三時已需選擇專科修讀。黃展鳴一心想讀美術，卻被分派往工科。

在工科悶了一年，他請求老師代向校長「求情」，終於在中四那年成功轉修美術科，以為就此如魚得水求仁得仁，

怎料上課首天已被奚落。

「甫上課，那位教美術的老師便說：這裏有個不懂美術的人卻跑來上課，希望不會把全班的總成績拖垮吧！哼！」

比別人少了一年學習時間，黃展鳴的第一份功課自然落得不合格的收場。

可是他天生就是個不易言敗的人，一方面向鄰座的同學「偷師」，同時又把自己關在房內加倍努力的畫呀畫，到了交第二份習作時，他的分數已是全班之冠。

「會考時更取得全校最高分數呢！」從那時開始，黃展鳴悟出這個道理來：一切成果都要靠自己雙手爭取得來的。世上哪有免費的午餐？

楊過學劍

看來黃展鳴不單在性格上似楊過，就連學畫經過也有幾分像楊過學劍——大家都是無師自通、苦學成材。

「別的同学只需提交一份畢業作品，我卻會畫它二、三十幅，隨老師自行挑選。」這種做法明顯是在跟老師「鬥氣」，可見他的反叛之心有多強。

間接的好處卻是：練得一身好武功，別人用上一天時間才完成的事，他卻只需三兩小時，正所謂「快、靚、正」是也。

當楊過在最失意的時候，便遇上巨型神鵰，更從此悟得一套無上劍法，一人一鵰之間亦孕育出一份亦師亦友的感情。

現實生活中，黃展鳴最重視的正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真摯友情。

面紅男孩

「讀書期間，我跟數名同學談得最投契，畢業後更合作搞了間廣告公司 NCA GRAPHICS。後來我想專心發展漫畫事業，但又捨不得他們，更放不下這間由眾人齊心建立起來的公司。結果他們成全了我的

人物定鏡



PERSONAL PORTRAIT

心願，「捱義氣」肩負起公司絕大部份的工作，讓我可專心畫漫畫。」

對於朋友們的濃情厚愛，黃展鳴確是感動得無言以對。

除了友情之外，「神鵰俠侶」最叫人回味再三的就是楊過與小龍女那段盡氣迴腸的愛情故事。黃展鳴每看小說一遍便感動一遍，偏偏這種緣份卻又不肯降臨到他身上，唯有繼續默默守候。

「也不是沒有期待過的，或許是時機未到吧，急不來的，急不來的。」

說罷面色一紅，哪有三十歲的大男孩還會這麼害羞的？

撰文：張子明 攝影：趙家富

